

人民文学出版社

衰神附身记

Tsuikigami

[日]浅田次郎 著

Jiro Asada

赵秀娟 译

衰神附身记

Tsukigami

[日]浅田次郎 著
Jiro Asada

赵秀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6486

TSUKIGAMI

by ASADA Jiro

Copyright © 2005 ASADA J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衰神附身记/(日)浅田次郎著;赵秀娟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13-5

I. ①衰… II. ①浅…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4924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4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413-5 定价 22.00 元



—

这是一个发生在后人称为“幕末”之懵懂年代的故事。

别所彦四郎感到闷热难耐，于是起身出了蚊帐。此时已是深夜，就连一向很晚歇息的下级武士宅院里，也寂静无声。

他本想悄悄起身，不料却惊醒了老母亲。也许由于年纪大了，近来母亲睡觉比较容易惊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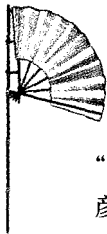
彦四郎刚说了句“我去解个手”，母亲便躺着从枕下摸索出旧荷包放到彦四郎面前。

“顺便出去吃碗荞麦面，喝点酒再回来吧。”

到底是自己的母亲，否则怎会对儿子的心思如此了若指掌？彦四郎正想出去乘会儿凉，顺便吃点夜宵，小酌一杯，然而怀中却不名一文。

前些时候彦四郎睡不着时还会去正屋厨房弄点酒糟泡饭吃，但自从被强势的嫂子骂过“跟贼似的”之后，便无颜面再去了。

这倒罢了。本来小叔子从入赘的丈人家又被赶回到本家来蹭吃蹭喝，嫂子觉得不满也情有可原。然而将年老的婆婆赶到彦四郎的下房来住，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母亲跟我睡在一个蚊帐里，也休息不好啊！”

彦四郎恭敬地接过母亲的荷包后，由衷言道。

“哪儿的话呀，你跟你去世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我在这儿睡觉做梦也踏实。在正屋还要顾虑媳妇，相比之下还是住在这里舒坦得多啊。”

母亲上了年纪后也很善解人意，比起彪悍的嫂子来更讨人喜欢。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情想必不适合主持家务，因此被媳妇欺压也在所难免。

“既然如此，那我就出去了。”

彦四郎系上腰带、佩刀，穿好外褂后出了家门。蚊帐中的母亲微微一笑，恐怕是从彦四郎那风度独特的端正坐姿中又看到了去世丈夫的影子。

最近彦四郎自己也常常这么想：虚岁三十二，马上就到父亲离世时的年龄了。

徒步武士团共分二十组，深川元町组在其中排第十五。从向北的两个大门起，门前约六米左右宽的路构成一个正方形，左右各有一所面积约一百三十坪^①的宅邸。一组武士为三十人，人数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化。

深川元町的第十五组宅邸距离下谷武士町不远，与同级武士组相比占地面积要大得多。据说有德院殿下^②在位时期在本所深川填海造地之后，只有第十五组搬到了此地。虽说占地面

① 土地面积单位，约三点二零六平方米。

② 德川吉宗的谥号。德川吉宗(1684年11月27日—1751年7月12日)，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



积宽广，但地势较低，四周又都是沟渠，因此到了夏天闷热异常。

徒步武士的俸禄是每年七十袋米，可雇用家臣五人。^①因此宅院占地虽广，宅第却必须与身份相符，充其量有两三个房间，院门倒还勉强建得像个武家宅第，门口铺着木板。附近的家家户户都在多余的土地上种田，或者另建房屋出租。

自从彦四郎记事起，别所家的厢房里就住着一位木匠师傅，后来因赌债缠身在某天深夜不告而别，由于世况萧条，这房间从此一直无人租住。旧房子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用作仓库，彦四郎从入赘的人家回来后就寄身于此，至今已有一载春秋了。过了不久，原本住在大屋的母亲也被嫂子赶到这里来住。炎炎夏日，彦四郎心中有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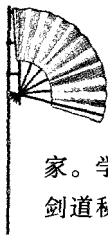
夜色苍茫，南边的天空中垂着一牙弯月。彦四郎的眼睛还不太适应暗夜，他穿着草鞋踟蹰而行，走路时鞋底不时摩擦着脚心。此时彦四郎并未感到一丝凉意，心情却更加惆怅。

其实彦四郎每晚夜不成寐的原因并非天气炎热，也不是因为每天饥肠辘辘而辗转难眠。每当睡在同一蚊帐中的母亲鼾声初起，彦四郎脑中此身怀才不遇的抑郁感便强烈袭来，忧郁愤懑笼罩心头，愈加难以入梦。

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彦四郎一边想一边在夜晚的小道上信步前行。

武士家中的次子早晚要给人家当上门女婿，这是注定的命运。因此彦四郎从小对练习武艺不敢怠慢，盼望着能去个好人

^① 幕府时期武士级别森严，其地位高低根据俸禄米来体现，家中可雇用的仆役数量也有着严格规定。



家。学问自不必说，他甚至还得到直心影流^①男谷道场传授的剑道秘诀，因此找个人家入赘倒也并不费事。彦四郎二十四岁的时候被年俸三百袋米的小十人组^②头目井上军兵卫家招去入赘。换言之，当时对于彦四郎来说，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他竟被招到自家远远不可匹敌的豪门大户入赘了。

我并没有做错啊！彦四郎又思忖道。

井上军兵卫家里本来有一个与彦四郎同年的亲生儿子，可万万没想到这个儿子刚刚继承家业就染病暴卒，只好赶紧给十六岁的女儿招了彦四郎做人赘女婿。

于是彦四郎顺利地继承了小十人组组长的职务。妻子八重性格稳重，长相端庄，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不久就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

然而，男婴刚一出生，周围的气氛却骤然变得古怪起来。不光是孩子的祖父母，就连在丈夫死后赖着不回乡下娘家的嫂子^③也抢着从彦四郎的妻子那里抱来婴儿逗哄。军兵卫给孩子取名叫市太郎，这正是孩子死去舅舅的乳名。

很快岳父、岳母以及嫂子就开始明目张胆地欺压女婿彦四郎。

时至今日彦四郎也敢在神佛面前发誓，自己什么错事都没有做。然而那时他每每都因为出身于徒步武士家庭而无故受到

① 剑术的一个派别，源祖为山田光德，据说是他最先把防具运用到剑术习练中的。山田门下的幕臣甚多，主要讲究是心志磨练，强调使用厚重之剑。

② 江户幕府的军事组织，护卫将军，在将军出行时充当先头部队。

③ 这里指彦四郎妻子家死去兄长之妻。



责难。

倘若真的是出身低微，那就算被人瞧不起也无话可说。但虽说井上家有点权势，小十人组的众人却与徒步武士的身份不相上下。更何况徒步武士虽然俸禄不高，却是名正言顺而且颇有来历的近卫军。在将军出行时势必随从左右，倘若有朝一日发生战事，便会身穿深红色的铠甲披肩，履行影子武士的职责。对此徒步武士都引以为荣，而那时在井上家却被当成最低微的虾兵小卒般对待，实在是令人咽不下这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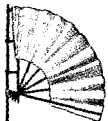
彦四郎也早已看穿了丈人军兵卫的意图：早日除掉入赘的女婿，让市太郎继承家业。如果彦四郎稍有反抗，摆在他面前的路就是解除婚约。然而彦四郎的妻子生性贤淑，时常代替双亲向他赔礼道歉。在妻子的支持下，彦四郎还能默默忍受着井上家人的百般刁难。

哪知这般时日中竟然也祸起萧墙。在城中桧之间的小十人组哨岗中，正在当班的手下之间因为琐事起了些争执。当时几个属下并未拔刀动手，也没有扭作一团，然而争吵声被偶然路过的若年寄^①听到，便谴责他们执勤时疏忽大意，不严守职责。

其实彦四郎并未因此受到处分，只是被训斥了几句，可军兵卫听说这件事以后却勃然大怒——不，也许是佯装愤怒吧，军兵卫怒斥彦四郎行事不周，玷污了井上家的名誉，并要他剖腹谢罪。

那天晚上无论彦四郎申辩还是道歉，军兵卫一概不听，当即命人把彦四郎关在后院的小屋里，并且翌日早晨就把彦四郎的长兄从深川元町叫来了。

① 江户幕府的官职名，直属于将军旗下。



据那天去小屋探视彦四郎的哥哥说，军兵卫殿下十分恼火，紧接着从下次执勤时就自行恢复了小十人组组长的职务，并且与彦四郎撇清了关系。不用说，妻子八重和儿子市太郎都是井上家的人，往后也得与彦四郎断绝一切夫妻父子关系。军兵卫还说，没有让彦四郎剖腹谢罪就已经便宜了他，让彦四郎识相一点，赶快卷铺盖离开井上家。

虽然彦四郎的长兄也清楚弟弟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但苦于家中没有靠山，本身就是入赘女婿，势单力孤，处境堪怜。明知军兵卫密谋将事情小题大做，但彦四郎受到长官训斥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谁从中调解，如果对方死死抓住这个把柄不放的话，彦四郎这边还是理亏一些。

于是彦四郎只能痛别爱妻以及六岁的幼子，离开了井上家。

长兄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处于成长期。已届而立之年的小叔子被赶回家来住，并且没有什么收入，嫂子心里必然别扭。尤其是近来幕府开销大，处处都削减人手，所以不管怎么寻找门路都没有差事可干，更何况关于彦四郎与丈人家的事已经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

既然没做错过什么，也就没什么可后悔的。彦四郎只能自认倒霉，谁让自己遇上了这样的恶人呢？

“二八荞麦面二十五文，太不划算了啊。三八荞麦面二十四文钱，也还是太贵了。”

彦四郎一边端面一边向摆面摊的老大爷抱怨。在彦四郎入赘之前，荞麦面只卖十六文，回来之后却卖到了二十五文钱。当今的物品价格真是说涨就涨，让人觉得不管谁都想趁着世道不好狠赚两把。

“真是的，大家怎么都这么说。其实呐，阿彦，二八荞麦说的可不是二八得一十六文钱。二八荞麦指的是八分荞麦面和上两分白面粉，这样做出来的是最好吃的荞麦面。至于涨价，那是没办法的事，你要是有牢骚话，还是跟幕府去发吧。”

摆面摊的老爷子早先在高桥旁边摆摊时，还是彦四郎每天去武场学艺的时候。想到这位老爷子不仅与自己死去的父亲相识，并且也深谙自己母亲的不易，彦四郎对他的说话腔调并不感到特别刺耳。

虽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但每个小摊前都生意不错，客人们大都是住在附近的武士，由于晚上酷暑难眠来这附近乘凉的。也许是捉摸到了这些客人的脾性，无论是面摊、泥鳅摊，抑或是寿司摊，都在大力推销酒水。倘若是在普通百姓家林立之处，情况可就有所不同了。

这一夜摊门庭若市的所在，正好坐落在挂川城主太田备中守的别墅之前。从横跨在小名木川的高桥边开始，挨着灰泥墙摆着一溜小摊。挂川藩的公差们很可能就从中揩油。从路口向东拐就是小笠原佐渡守的宅邸，对面是徒步武士团。紧接着就是御三卿^①的田安大人、土屋采女正^②家的宅院。桥对岸几乎都是各大名^③的住宅。在宅邸偏房住着的单身武士们几乎每天晚上在高桥边饮酒，这已经是他们流传已久的习惯了。

“我说，阿彦呐。”

① 德川家族的三个旁支之一。

② 采女正，采女司的长官。采女是古时服侍天皇饮食的后宫宫女，由采女司管理。

③ 日本古代诸侯。



摆面摊的老爷子用灯笼里的火将烟卷点着后，对彦四郎说道：

“你比起那边的江户武士来可是厉害多了。”

“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彦四郎苦笑了一下。

“当然厉害了。我在这附近摆摊怎么也有二十年了，伺候藩主的那些武士们再过多少年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可徒步武士却不一样，你们有成功的路子。”

“我已经与成功的机会擦肩而过了。就在一年前我还是小十人组的组长，可现在一把年纪了，却还住在年俸七十袋米的下级武士房间里。”

“话可不能这么说。”

本来没要酒的，老爷子却把一壶烫热的烧酒递到彦四郎手边。

彦四郎并不记得自己跟老爷子发过这些牢骚。难道自己的那些事已经成了夜摊上酒客们的谈资不成？彦四郎不由得感觉到有些惶恐，他回头环顾了一下四周。

“其实用不着辛辛苦苦找人家入赘、做上门女婿，找机会寻个好差事就可以飞黄腾达嘛。徒步武士的好处就在于此，不是吗？”

的确，将军身边的护卫呀、负责城中诸般杂役的徒步武士们，跟上级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古时下谷御徒町的川路左卫门尉，甚至官至勘定奉行^①。近来据说在幕府安排下，三味线渠徒步武士的孙辈榎本釜次郎到外国去留学了。

^① 掌管幕府的财政，收支出纳以及租税征收。

“话虽这么说……”

彦四郎欲言又止。虽然自己自恃各方面不比同龄的榎本釜次郎差,但是由于自己不能继承家族职位,也没有跟上面接触的机会。

面摊的老爷子也似乎觉察到了自己刚才的失言。他啊的一声掩饰了一下,又拿着酒壶给彦四郎杯里续了些酒。

“人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全碰上倒霉事。自打你是小孩子起,我就看出来。你要是比你哥哥先出生,肯定早就发迹了。没关系,你再忍耐些时候吧,没准很快就走运了。这种事可不能急躁。”

彦四郎觉得好像是头一次听到这样恳切的言语。不知道是否别人对降临到彦四郎身上的不幸有所顾忌,周围的人谁也没有对他流露过一点同情之心。

彦四郎正准备付钱,老爷子的目光在彦四郎母亲的荷包上停留了一瞬之后,嘀咕着说道:

“二八十六也好,三八二十四也好,都不用了。什么时候肚子饿了,只管来吃就是。”

“你不要可怜我嘛。”

“别那么固执了。我可没有可怜你的意思,等你以后发迹了,再一起结账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彦四郎并未鞠躬,而是用眼神表示谢意之后,又把荷包揣回怀中。

“对了,阿彦啊,你要是实在无路可走,那我告诉你个好办法吧。”

“你可别劝我摆小摊做生意啊。”



“怎么会呢？不是说那个，我要说的是有关神佛恩德的事。”

是吗？彦四郎抿了一口酒。这个时候倒确实想去抱抱佛脚。

“哦，那说来听听啊。”

“嗯，这话我可只对你说啊，祈祷官运的话去参拜稻荷神社是最灵验的①。”

“咳，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常言说‘江户城里最多的就是伊势商人、稻荷神社和狗粪’嘛。江户城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双手合十，没准儿眼前刚巧就是一个稻荷神社。要是那么灵验的话，那谁都不用受苦喽！”

“我要说的还在后面呢。”老爷子从小摊边挂着的灯笼下探过身来。

“我要说的那个神社可跟狗屎没什么关系。听好了，我可只告诉你啊。据说川路左卫门尉大人在向岛河堤下的三围稻荷神社许愿之后，就顺利发迹了。三味线渠的榎本釜次郎也效仿他。这家伙偷偷去三围稻荷神社参拜，在那里祈愿官运亨通，结果很快就得到神佛保佑，之后就青云直上了。怎么样啊，阿彦？凡事都要有勇气尝试一下，你也去参拜一下看看如何？”

川路左卫门尉已经归隐了，他的事情姑且不论。榎本釜次郎的话彦四郎倒是略知一二。虽然与榎本釜次郎学习和练功的场所都不同，但彦四郎记得年少时曾经跟他一起在隅田川练习过徒步武士所必需修习的基本功——游泳。当听到榎本在仕途如鱼得水的秘密就是得到三围稻荷神社神灵的佑护时，彦四郎

① 稻荷神社中祭祀掌管五谷的仓稻魂神，即五谷神。



不由得将信将疑。

“是真的吗？”

“怎么样？试试看呗。”

二人煞有介事地对视了一下，在目光交接的刹那间都猛地笑了起来。彦四郎笑得喷了酒，老爷子则边笑边被烟呛得直咳嗽。付账时的尴尬之情，在巧妙的玩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就等到我有了钱再来付账了。”

“好的，那可要多攒点了。你一定要每天晚上都来光顾啊。”

这种带有江户风格的玩笑话真是难能可贵。无需讨价还价，既受了老相识的恩惠，又保留了武士的体面。这无疑才是三围稻荷神社的功劳。

也许是因为酷暑使得身体变得比较虚弱，彦四郎感到那壶酒的后劲格外强劲。

平常全家人一起在主屋厨房吃晚饭时，哥哥和彦四郎的食案里通常都有一壶酒。然而最近彦四郎察觉到自己壶里的酒被兑了白水。也许彦四郎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这种兑着白水的淡酒了。

时辰已晚，大名宅邸里供职的武士们也开始渐渐散去。在整个回家的路上彦四郎都处于醉意朦胧的状态。即便与相熟的武士们擦肩而过，人家向他打了招呼，彦四郎也骤然搞不清楚对方是何许人也。

徒步武士宅院的大门虚掩着。彦四郎穿过小门，走向自己那位于庭院深处一隅的小屋，此时忽然想去小解。可是在院墙边解手又说不过去，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往外走去。

在院门前四方地形的一角处，有一个通往小名木川码头的



胡同。彦四郎等不得回家如厕，便穿过小胡同跑上了河堤，冲着黑黝黝的河面上方便起来。

此时眼前突然浮现出榎本釜次郎的脸来，几年前彦四郎曾有一次机会在城中与他偶遇。

那时候对方正是职场春风得意之时，刚刚结束在长崎海军讲习所的学习，马上就要去荷兰留学，而自己也还是小十人组的组长，虽然谈不上平起平坐，也并不感到逊色多少。可是现如今，两人处境却是天壤之别。留学回国的榎本釜次郎应该很快就升任军舰舰长、为国效力了吧。那样的话就是级别千石^①直属将军的旗本将士^②了。相比之下，彦四郎现在却不但没有一官半职，甚至失意到要受深夜吆喝生意的面摊老爷子的照顾。

“三味线渠徒步武士团的榎本釜次郎君，你能受到三围稻荷神社神佛的保佑，飞黄腾达，真是可喜可贺啊！”

彦四郎一边冲着河面恣意小解，一边自言自语道。

话虽这么说，彦四郎却没打算将面摊老爷子的玩笑话当真，到向岛那么远的地方去一趟。首先，榎本属于开化派，曾在留学前夕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发髻剪掉，按说他也不会去做祈求神佛保佑自己发迹这样的事。这都是摆面摊的老爷子说着玩的，彦四郎这样告诉自己。

彦四郎解完手正要往回走，这时却不小心脚下一滑，从浸润着夜露的河堤上失足滚落下去。他心想：喝了一壶酒就醉成这样，自己真是太没用了。

① 江户时期武士等受薪阶层的俸禄职级。石为米的计量单位，受薪阶层俸禄以石为单位计算，可以反映地位高低与财富多寡。

② 旗本是将军直属的家臣，有直接谒见将军的资格。

彦四郎心中恼火，却又无处发泄。他用手揉了揉撞得生疼的屁股，突然发现在河堤背阴处有个很奇怪的所在。那是一个又小又破、摇摇欲坠的神祠，淹没在干枯的芦苇丛中，顶上还散落着河边柳树的枯枝残叶。

彦四郎自小就在河堤边玩耍，可从来不知道居然还有一个这样的所在。难道是谁家废弃的神祠，无从处置，才用船搬运到这里的？不对，这神祠虽然破旧，但整体完整，不像是从别处迁移来的。

彦四郎左思右想，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小祠堂应该是原本就建在这里的。虽然如此，却没有看出有人参拜过的痕迹。

“哎呀，我刚才可没注意到这里还供奉着神佛，礼数不周，还请见谅了。没准我总是走不走运，就是因为平时做事太草率了。”

彦四郎一边揉着还隐隐作痛的屁股，一边凑近了来看。这一看却着实吃了一惊。这小祠堂上还有一个半圆柱形的小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三巡稻荷”几个字。

“或许这就是面摊老伯说的那个神社？不过这上面的字跟他说的‘向岛三围’倒是不太一样。^①这里要是向岛三围的分社就好了。不管怎么样，请您保佑我吧！”

彦四郎闹着玩似的双手合十，合掌的瞬间突然听到有钟声当地响了一下。

这钟声正是从小祠堂传出，虽然并未嘹亮到响彻四周，但给人感觉就像是神佛应允道：“祈愿确已知悉。”

彦四郎惊得目瞪口呆。等他回过神来，便自言自语般地

^① 日语中“三巡”和“三围”的读音相同，汉字不同。



说道：

“一定是附近灵严寺的和尚睡迷糊了乱敲钟，真够烦人的。请不必放在心上。”

于是这次清清楚楚地从小祠堂中传出了嘣嘣嘣的敲鼓声。彦四郎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然后赶紧爬起来一溜烟地逃跑了。

要冷静！别慌！其实只是自己最近心情烦闷，又喝了一壶浓酒喝醉了而已。

直到跑出那条通往河堤的胡同，彦四郎才停住脚步喘了口气。原本他对自己的胆量还颇有自信。对神佛之类，他本着有礼有节的态度，既不极力排斥也不笃信无疑。

小名木川对岸有个灵严寺，一定是那里的小和尚半夜起来解手迷迷糊糊地误撞到了铜钟吧！而且最近江户城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讲经会，经常成群结队敲着鼓在街上游行。一定是那帮家伙三更半夜地雇了船在做什么祈祷呢。

彦四郎仰望了一下漆黑的夜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低头拍了拍身上的土与泥，又整整外褂的袖子。

幸亏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然若是被别人看见自己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还不知道又会传出什么样的谣言呢。

彦四郎轻轻推开薄薄的木门，回到宅院里后在井边喝了很多水后，才回到自己的小屋。

看到侧卧在蚊帐中的母亲那瘦小的背影，彦四郎不禁心如刀绞。母亲被嫂子扫地出门，也一定是因为她袒护了自己这个做了上门女婿后又被赶回家的不肖儿子。

彦四郎默默无言地垂着头，在老母亲旁边躺下，很快就沉入